



行走

漫步朝阳街与登烟台山 张时卫

六月的清晨，阳光透过云层，炙热地洒向大地。烟台市，我们兄妹俩带着一颗期待的心，踏上前往朝阳街与烟台山的旅程。

烟台朝阳街始建于1872年，南起北马路，北到海岸街，全长400米。因其南北走向，又在烟台山之阳，故名朝阳大街，1912年改称朝阳街。1923年该街铺成柏油路面，这是烟台第一条柏油路。它见证了烟台的过往，成为港城开埠文化的根脉所在。徜徉其中，克利顿餐厅的牌匾赫然醒目，铺满整个墙面的红色玫瑰花饱和度极强，引来无数打卡者拍照留念。半圆拱形的窗棂，灰红相间的墙砖，德国哥特式的城堡建筑，历经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，仍然默默地矗立在那儿，诉说着那段悠悠往事。

八年前我来过朝阳街，那时还有点陈旧，而今修葺后的朝阳街，结合烟台本土特色，打造出烟台独特的葡萄酒文化：以“乔尔卢布松”为代表的国内外旗舰餐饮，以“贰麻酒馆”为代表的新潮酒吧，荟萃一堂。紫红色的巨型酒瓶横陈空中；“老北京铜火锅”的黑底红字熠熠夺目；“荣祥音乐酒馆”发出柔和的蓝光，夺人眼球；淡红色的“公社”让人瞬间回归；红黄相间的巨型酒桶里蓄满了醇香的葡萄酒；高大的银杏树，圆形的喷泉，金黄色的雕塑，配以二层或三层的精致小楼，二楼的凸出式阳台花团锦簇，楼下，游客坐在木制座椅上，言笑晏晏，轻松惬意，街衢不

长，却异常整洁。这里每座西式建筑的侧面都镶着一块牌子，牌子上记载着这些建筑的相关简介。金城有声电影院旧址、中兴楼饭庄旧址、市立医院旧址、万国理发店旧址……一座座有名的建筑似乎在诉说着这里曾经的繁华与故事。烟台最早的邮政和西式医院都源自这里，同时这里也是当时烟台最兴盛的商业区（如今还有一部分老建筑在封闭修缮中）。这里，是烟台曾经最繁华的过往，而今，变得摩登和新潮，相信她必将凭借厚重的历史和人文，重新走向繁荣。我拿着相机与兄妹在朝阳街上走来走去，感受着她是新潮的，又是传统的；是有时代感的，又是怀旧的；是有历史的，又是活力四射的。她满足了人们对于多元性文化的需求，慰藉了人们日益焦渴的心灵。

当我们登上山顶，登上建于明洪武31年（1398年）的“烽火台”时，眼前的景色让我们欣喜不已，蔚蓝的大海与天空相接，无边无际。海浪拍打着礁石，发出低沉而有力的声响，像是在诉说着大海的深邃与力量。于是闭上眼睛，任由海风吹拂着脸颊，感受着大自然的磅礴与壮美。

当我们沿着山路缓缓而下，回望烟台山之巅，心中充满了感激与不舍。这次旅行让我们领略了朝阳街的历史韵味和烟台山的自然美景，它们丰富了烟台的文化底蕴，涵养了人们的精神世界。她让你遇见一个有深厚文脉和悠久历史的烟台；让你遇见一个现代和传统并存的烟台，让你遇见一个山海共生景致旖旎的烟台，让你遇见一个包容万物放飞自我的烟台。

感悟

萍水相逢 赵见

4月5日下午，蜀山东麓。一野塘，风微水平，多处即将见底，点点浮萍，宛若繁星，散落水面。

新生茭白翠绿，高不足两尺；塘里水芹鲜嫩，高不出五寸。

有七十余岁颜姓老哥，自称家住蜀山大铺头，步行至此。我问其是否也是过来采野芹的，老哥说不是，这里地势平坦，环境幽静，是来此地游玩散心。

颇有同感，我每年都来蜀山数次，有时会登上山巅，极目远眺，一览合肥城的蓬勃生机；有时只是在山中走走看看，舒缓压力。野塘不大，每次看到的景色不尽相同。四季可见蝴蝶飞舞；夏、秋，总有蜻蜓飞行，金蝉嘶鸣。说来也怪，每次来后都会神清气爽，心情愉悦。

老哥告诉我，这山里早年有野猪出没，现在没有了。有几回还在这野塘边见过野猪的蹄印呢！他说野猪从来不会主动攻击人类，只有当人们激怒它时，它才有可能进行回击。非常赞同此种说法，我告诉他，10多年前，同朋友来蜀山游览，在离此处约三百米远的一丛刺树下，亲眼见过一头卧睡的野猪。当时，出于好奇，想靠近它看个究竟。只是那野猪警觉性太高，离它还有一段距离时，它便如脱弓之箭一般，“嗖”的一声窜进林子里，不见了。

在与老哥的交谈中，我看到了两只较大的飞鸟，带着微弱的风声，优雅地落入野塘西侧的茭白丛中。我对老哥说“落下的可能是两只野鸭”。老哥夸我耳聪眼尖，反应敏捷。话到此处，老哥还饶有兴致地告诉我，他的老家在巢湖农村，小时候，村庄的水塘、河里到处能见到野鸭，早年遭遇捕杀，数量锐减。后来野鸭被国家作为保护动物，现在不仅数量特多，种类也有所增加。

老哥说如若我愿意的话，他会邀请我去他的老家观赏野鸭子，我当场表示谢意，欣然接受。此时已是下午5点，老哥同我道别离开野塘。看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，我喃喃自语：多么善良的人啊，有缘之人，日后一切安好！

准备离山乘车回家时，见有一只松鼠在树间攀缘跳跃。此时，让我想到包中，还有一只没有开吃的红苹果。我把它当作一份见面礼物送给松鼠，放在树旁。我想我的善意，那松鼠会领会的。

萍水相逢，都是些没有约定的遇见。愿世间万事万物同和，美好永存！



记忆

那要命的池塘还在 王富强

每年清明都要回故乡一次，每次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，年年如此，真是剪不断理还乱。

今天的故乡发生了彻头彻尾的改变。房子变了，以前的瓦房都变成两层小楼；路变了，以前的泥巴路变成了水泥道，在道路两边还安装了路灯，天再黑夜再深，始终有一盏灯照亮回家的路。

人的变化也很明显。与我同龄的人，现在都老了，但基本轮廓还在，稍加辨认，还能认出来。可当年的孩子们，现在都长大了，要是没人介绍，压根就不知道是谁家的。仿佛都在变，但唯一不变的是大堤外的那口池塘。

靠近大堤脚下，还是一片稀疏的杨树林。在家乡，这种树质易生虫，一棵老树能有好多虫蛀的洞眼，它的用途就不大了，成了厨房灶台里的柴。到了春季，乡亲们都会扛着梯子带上斧头等劳动工具，来树林挫树头，把树杆梢头长了一季的枝丫砍下来当烧柴，这也导致了树林始终长不高长不密。穿过这片小树林，就是池塘。以前村里有人承包养鱼，现在好像没人伺弄，像个无人问津的野塘。但它的基本布局还是那样，塘还是塘，沟还是沟，坑还是坑。这里当年就是差点要我命的地方。

每年的夏天，村里的小

伙伴们结伴而行，来到池塘边，赤裸裸地跳进水中洗个冷水澡，这也是夏天男孩子唯一的消暑办法。他们在池塘里嬉戏打闹、摸鱼捉虾。因我不会游泳，就站在塘埂上面。他们的疯狂取闹对我是一种无言的伤害，我真切地体会到不会水的尴尬。虽然心有所动，但我不为所惑，依旧站在岸上，还是一只会水的“旱鸭子”。

在15岁那年，我终于心动了，做了一个连自己都不敢想的决定，到池塘放网捕鱼。从岸边一点点向池塘的深处走，突然人掉进一个树坑里，原地转了几圈，喝了一肚子水后，我竟然自己又爬了起来。当时本该溺水而亡的我，阴差阳错地躲过一劫。自此以后，我与这池塘结下仇怨，如果走路要途经此地的话，那我就绕个道，那怕多走点路。

在农村每年夏季都会发生小孩溺水事件，那时物质匮乏，大人只顾解决温饱问题，缺少对孩子安全的关心。而且每个孩子也多，少则二三个，多则五六个，那时能活下来靠的是强大的生命基因。

树木依旧，水塘无恙，要命的地方还在。

站在池塘边，我觉得一个人要想好好活着，一定要把生存技能学好，这样才能应对人生中突然出现的各种风险。



随笔

风的遐思 陈正康

日暮云中供奉了一尾青黛色的大鱼。光热的源头隐匿于池底，铺展出温暖的底色，风拖着画笔紧跟着大鱼在池中游弋，画作的落笔斑驳细腻，其双鳍好似柔曼的绣纱，鱼鳞若映射星芒的胄甲，银灿灿的尾部缀饰金黄、乳白的鳞屑，边缘镶嵌黧黑斑条纹，扇摆孕育的浮沫轻抚过江篱绦染的云天碧水，仿佛兮浓墨熏染青丝，清朦雾凇缠裹翠绿玲珑的锦缎绶罗，转眼而又隐匿于湍急澎湃的云流，万朵银白色的芳华接连迸发绽放，此起彼伏。

风轻而易举地获得旁观者最高度的赞誉。这云端的弄潮者不该拘泥于这片领域。细数着充斥生命的繁琐，虚与实的斗争总在转瞬之间。风，不露行迹而又泠泠泛动悠扬，波涌云诡的姿影轻拂破晓黯色天幕，未见翰墨挥洒，但见鸾翔凤翥，徐徐延展成熹微朝晖与晨光。其流转于四序的烟火，星霜在苒，居诸不息。荷月，雾淞沆砀流风回雪，琼枝玉叶粉妆玉砌，皓然成一色，是落苏伴随着槐序信风将其消融。彤云残霞驻足于江流中对世间的留恋和畅想，是暮风扰乱了它的愁绪，斑驳的踪迹，一晃一晃的温柔，黑色剪影无限悠长。

湛蓝丝竹寥寂倚西墙，檐水击青瓷，满室白宣无一字，淙淙彻暮，檐雨如绳，青丝珠幕，长空墨染，残渠亏盈，苔绿石阶情寄思量。风，其伟力如此足以更新万象。煦风知人意，摇动存在天际的风铃，嘤叹翻越了尘世，红叶翩跹，在落日的烟霞和雾霭，如若净泉流淌，仿佛启明星曦，暮景余晖为她披上华美的衣，风为单调增添了生命的底色。

夜幕里，闪烁着金黄的翅尖，搅乱了秋水满池，跃动着生生不绝。不止息的风终是抚平她的泪涟与伤痕，她不再心慵细碎如钻璀璨如珠的流光，而能平静遥望一路如练月华，遐思可与高天协奏的肇始之乡。落拓无拘的风播撒希冀之种，赐予万物新生。其混淆了世人的感官，映照久远凋零的遗忘。

岁月凝香，年华聚魂，辞暮尔尔，烟火年年。风向或有时会改变，但其万世流转永远不会停驻，风起云来寇孽除，带来芬芳依旧，温婉如故……